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14



文庫11
D 256
14

010190561220

48-11077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

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索隱

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

為中庶子

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

掌公族也

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

索隱

曰即魏侯之子名榮後徙大梁而稱梁也

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

叔曰座之中庶子

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也

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

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

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

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



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
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
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
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

曰悖音肯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

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

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多去聲平聲並通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

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安

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

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

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

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

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

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

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

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正義曰此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

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盡孝公曰大久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

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

國之術說君

索隱曰音徐

君大說之耳

索隱曰音悅

然亦難以比德於

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索隱曰：商君書作必，書非作負。見於人也。○正義曰：款五，到反。

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善。」

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故事也。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

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

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

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

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

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便之行，斯亦信然矣。

杜摯曰：「利不自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也。

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

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

相連也。○正義曰：或為十保，或為五保。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

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

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便之行，斯亦信然矣。

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便之行，斯亦信然矣。

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便之行，斯亦信然矣。

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

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

別為活者一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律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

輕重被刑大小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

怠者解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

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

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

芬華令既具矣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

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

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

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

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今為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

喻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

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

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大上造也

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

萬曆二十四年刊

商君列傳八

三

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二年作為

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今當於此闕秦自雍徙都

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

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

西曰陌按謂驛勝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男今

曰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

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

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

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

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

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也東連汾晉之嶮澨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

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

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

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

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

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

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

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

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

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

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

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

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

徐廣曰弘農

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二十九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

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

之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堯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

說也

堯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說也

今鞅請得交

曰元也從子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相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

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

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

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

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

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虞舜有言曰

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

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

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

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

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

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

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

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

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

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

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

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韋昭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

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

正義音體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

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

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

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命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

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

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

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

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

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

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關戟

者關所及反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曰關亦作銳同所及反鄉

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曰山義曰顧野王云鏃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鏃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

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

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

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

商於十五都商於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指賓客而不立朝秦

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殺其

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

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

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口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

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

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

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與其徒屬

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表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處

之所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通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

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蓋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屬晉亡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

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

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嶺函之固，

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有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季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肉刑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

謂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

萬曆二十四年刊

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
斐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精君故本紀劉歆文或胙於孝公者
是也說苑云秦法弃厥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

代弟厲及辟鴟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

先生

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

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

困而歸索隱曰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莫之曰周

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

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

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音遍觀謂盡觀覽其書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

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

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

篋數十得大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

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者

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大公陰符

之謀則陰符是大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端靡靡

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摩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

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讐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

摩而近之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

其意當矣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

多不中當世而以為秦智識淺故少之

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

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峽關西

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鳥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

山帶謂輕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謂岷江從渭

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荆陽人

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

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

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以秦士民之衆兵法

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

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

-3 188 33 895" data-label="Text">

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

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索隱曰說音稅曰燕

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

門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

胡國名朔嵐已北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

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

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南有噶沱易水周禮

萬曆二十四年刊

北曰并州其川噶沱鄭玄曰噶沱出鹵城○索隱曰噶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鹵城縣各屬代郡噶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河合也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

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

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北有棗栗之利民

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

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

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

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

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

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

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

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

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

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貝冀燕趙四

西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

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

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

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猶館舍君

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

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

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

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

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

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併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

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

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

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

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

今大土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

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勿効則上

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

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

萬曆二十四年刊

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二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

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

秦兵下軹道從東澗橋歷北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

鄭故須危索隱曰戰國策作銷鑠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作銷鑠據渭取淇卷卷兵權

起兵自守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衛地

也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

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

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

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

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

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

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

正義曰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亦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東

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

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

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

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傳音旨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

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

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

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

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捨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為七使彼臣已也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為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為七使彼臣已也秦成則

高臺榭美宮室聽竿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紋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

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喝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喝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鄰氏喝音憊義疎以求割地故願大

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

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

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躡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峽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蘇秦列傳九

六

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壽津之東攻之則楚

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

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

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

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帝山楚軍武關齊

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薊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齊

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

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

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

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

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

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東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

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兵蘇秦

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

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

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隱曰劉氏云商阪之

十四年刊

蘇秦曰

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

有宛穰洧水。宛於表反，洧于鬼反。○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

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

帶甲數十萬，天下之疆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注。

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各時力也。

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

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超足踢之而射也。故下云：蹶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材，手引機，然始發之。

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食心，韓卒之劔戟皆

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冥山，北向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

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堙鐵論云：有棠谿之劔是。

合膊。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之，請此二人作劔，可乎？

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劔。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劔，持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劔。楚之寶劔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劔，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馬，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

劔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劔之地。

皆陸斷牛馬

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取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

鞬，蓋鐵幕。鄒誕云：莫一作陌。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脰之衣，言其劔皆能斬之。

革抉。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謂以革為射決，決射也。○正義曰：方音云：盾自關東謂之敵，關西謂之盾。

無

萬曆三十四年刊

蘇秦列傳九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躐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向事秦交臂
 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
 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
 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
 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合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
 西向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

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

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久寡蓄氣而大呼也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

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

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鄆

陳汝南今汝

州豫州縣也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鄆縣南陽有新鄆縣

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蔡東徐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

萬曆二十四年刊

索隱曰按

其地調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正義曰謂外河南地

卷衍酸棗

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衛地

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

田舍盧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

行不絕鞙鞙殷殷

正義曰鞙鞙宏反殷音隱

若有二軍之衆臣竊量大

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

正義曰衡音橫怵音卹

交彊虎狼之秦

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正義曰卒音念忽反

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

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索隱曰謂

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全足故謂之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

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成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

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散卒二千人禽夫

差於十逐

索隱曰于逐地名不知所在然于是水旁之高也故有地逐者道也於江干有逐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

里**武王卒二千人革車二百乘制紂於牧野**

武王代紂於牧野築之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

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

之卒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矚二日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矚音矚三屬謂甲衣也矚膊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矚音盈謂資糧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

二十萬

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奮擊二十萬**

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奮擊二十萬**

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奮擊二十萬**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効已之誠實故

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

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

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

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

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

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

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効猶呈見也奉明約在

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曰世本名齊王

威王之曰燕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北州即貝州

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

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曰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也正義曰齊軍之進若

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

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是也絕涉皆度也勃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

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

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

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琴而大頭

五弦擊之不鼓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

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賜徒獲反鞠求六反
○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者也行六者故云六博別錄云博者博也
亦賜也促六反崔豹云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社成帷
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

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心高氣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
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
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
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
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
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多
齊之道在兩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

○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徑乎亢父之
險○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

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
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

虛喝喝呼葛反○索隱曰惘首通惘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喝並呼
合反高誘曰虛喝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

作恐喝之詞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
以齊韓魏也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

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
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
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

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

商宣王之子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

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有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桓後也巫郡

界正義曰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

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州城上

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駙據左氏及車胤說

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

海陽地關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荆州

江陵縣東南南有洞庭蒼梧

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各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

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陜塞郟陽

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陜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陜山析縣有鈞水或者

郟陽今之順陽乎一云北有汾陜之塞也○索隱曰陜山在楚北境郟

音荀郟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險也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郟

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

鄭縣云在新水之陽僧伽尼云

徐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誤○正義曰陜山在郟州新

鄭縣西南二十里即順陽故城○正義曰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

里帶甲百萬車千乘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

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郟鄢動矣

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

郟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臣聞治之其未亂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宋泰州

三

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
 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
 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
 楚王衡成則秦帝令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
 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
 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
 仇而奉讎者也夫當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
 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
 諸侯割地以事楚從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

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
 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
 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
 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
 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
 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
 縣旌而無所終薄曰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
 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
 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
 侯各發使送之甚盛索隱曰疑疑於王者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

萬曆二十四年刊
 蘇秦傳九
 十三

嚮除道使人郊勞

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蘇秦之昆弟妻嫂側

目不敢仰視俯伏侍

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

後恭也嫂委蛇蒲服

以面掩地而謝

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

匍匐並

曰見季子位高

金多也

蘇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

即其字允南即以

蘇秦唱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

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

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

田二頃

索隱曰負背也枕山

近城之地

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朋友初蘇秦之燕貸日錢為資

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

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

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

刺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

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

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

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

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言布其從約六國之

事以告於秦若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

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

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

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而從約皆

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

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

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

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

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

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

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

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稭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秦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

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為

斷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

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

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

也齊王愀然變色索隱曰愀目自西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

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

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

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乘仇讎而得石交

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

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

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

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

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

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

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

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

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二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行，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言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

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

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

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

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

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

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古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

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

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

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

甚矣齊之為蘇秦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死蘇秦既死其事大世

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

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

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

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

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

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

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

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

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敵力不足也子能以

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

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

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

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

疆故言南攻楚五年卒暴竭西困秦二年士卒罷敝北與

燕人戰覆二軍得一將徐廣曰齊覆二軍而燕失一將○亦謂是日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

燕之燕之然而以其餘兵南向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考云齊曆王三十八

年滅宋乃當王赧二十九年此說乃燕會之時齊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王十餘年恐大誤矣而包十一諸侯此

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

死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清濁二水

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

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

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聊即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

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

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濟州已近也所以備趙也河

北不師正義曰謂滄海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

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

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正義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

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

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

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
委質為齊臣正義曰真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

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
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

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詩也

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
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

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

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
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

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
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燕前有

里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
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齊讎疆而國害

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
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

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曰此書為宋說燕今莫助齊梁

正義曰燕前有

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

方七百里

索隱曰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加之以

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

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二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

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

徐廣曰取敗素染以

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

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是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

倍素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

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

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

正義

曰挑也鳥

使使盟於周室焚秦宮曰

正義曰符

其大上計破

秦其次必長賓之

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橫○正義曰大

秦拔賓

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

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

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

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

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

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

一人秦王母弟也高陵

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

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天下

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

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

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

徐廣曰巴郡有枳縣

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

而國亡

徐廣曰燕昭王二十三年秦拔楚郢○正義曰按西陵在黃州

得宋而國亡

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二十八年滅宋二十五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

齊楚不得以

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

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

眉貧反○索隱曰汶即江所出之岷山

乘夏水而下

江

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

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

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王渚然則五

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州也劉氏以為五渚死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

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

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者若今之鶴是也

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

七年事秦秦止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

縣西北解在范離傳一日而斷太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

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我離

兩周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解新鄭州韓國都拔矣而觸鄭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

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止告魏

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大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

絕我下軹道南陽封真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

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為東京及卷皆屬秦

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

魏之境蓋諱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

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取成阜乘夏水浮輕

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徐廣曰鉞由申反○正義曰決榮口

魏無大梁索隱曰榮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

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

故城在曹州冤駒縣西南二十五里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寨集胥口

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

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

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虛頓

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高唐二十四年刊

蘇秦列傳

二十三

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

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秦

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

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

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

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

陽委於楚曰正義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之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寡人固與韓

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徐廣曰鄆江夏鄆縣均一作灼鄆音首

者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苟利

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

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重燕趙以膠東委於

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

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贊謂以公子延為

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

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穰猶勝

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趙者曰以濟西

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

也母太

萬曆二十四年刊

蘇秦列傳九

二十九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

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

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

莊河秦之所殺二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

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

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

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

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

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

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大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煇蘇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誰云然也

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

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

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

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

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正義曰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始嘗與蘇

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

學而游說諸侯

索隱曰說音稅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

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共執張儀

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索隱曰古釋字

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

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

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

索隱曰從音足容反

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

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

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

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文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爲檄即傳檄耳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

索隱曰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

我不盜而壁若笞

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

徐廣曰苴周曰益州

天直獨為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直即巴苴也燕周蜀人也知天直之音讀為巴黎之芭按芭犁即織木茸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苴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今州石鏡縣南五里故葭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又峽州界也

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

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

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

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

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

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臯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斜聲相近故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鄆城水出北山鄆溪又有故鄆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鄆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

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楚臨南鄭

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楚臨南鄭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

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

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於秦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

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

洛州福昌縣也

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曰：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猶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滿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

秦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

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

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

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

以為秦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

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

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

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

來敗魏於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左軍斬

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

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

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

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

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

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

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

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

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音桓洹水之上

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

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

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據卷衍酸棗卷正

行以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劫衛取陽晉

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

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

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

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

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

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

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

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

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

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

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

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

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

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

歸復相秦二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

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

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

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

使秦女

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

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

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

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

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

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

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

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

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

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

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

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

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

月

正義曰詳音羊

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

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

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

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

陳軫

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

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

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

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

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在漢水北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

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腰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

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

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斡

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

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

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

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

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

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賂楚以

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

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

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

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

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
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

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
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

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
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

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
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

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
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
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

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
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田鳥反粟

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
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正義汶音泮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汶音泮浮江以下至
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

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
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

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

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

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

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

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

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

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

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

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

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

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

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

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

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義川傳

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

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

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

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厮徒謂雜役之賤

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

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跽跽科頭

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入陣也○索隱曰兩手捧願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貫願奮戟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騰者不可

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

跌於後跌音烏穴反跌謂後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騰者不可

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

趨敵

索隱曰徒跣也。初袒也。謂袒而見肉也。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

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方相壓猶烏獲之與嬰

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

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

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

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

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

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

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

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福而求其福報計

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

計莫如為下偽反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

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

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

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

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

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

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

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

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

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

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

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

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

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

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

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

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具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梁河

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

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

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

說趙王曰故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

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

於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音勅習馳

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

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

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

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使臣先
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
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
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
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
午謂文道也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
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
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

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
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
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
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
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
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
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
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
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料音

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

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

酒酣樂進熱啜

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

羹不斟是也

反斗以擊之

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

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

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

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

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

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

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

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

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

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非大王之有也且今

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

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

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

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

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

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

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

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

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

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

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
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
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
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
者大祭祀必
陳設文物軒車爨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
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熹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
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

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
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
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
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
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
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
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
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
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

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

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
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
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
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
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
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
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
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
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

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

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

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
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
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
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
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
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上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
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
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公孫衍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

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

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

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

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

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

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

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

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

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撥焚

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若煩鳥謂焚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燬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若

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

秦末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苦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

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

繡布帛等一段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

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

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昂張儀已卒之後犀

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

無也

秦得燒撥焚杆君之國曰中國無也

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今破其從而連衡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滹。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

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

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屈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疑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不可考較。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秦人號曰右更。

使將而伐曲沃。

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

盡出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

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修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取其城地。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

軍莊豹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

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

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

入周周以卒迎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

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

戰國策以仇首為女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首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

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

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

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

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

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

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

疆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

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

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

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

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

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

於秦衛必折而入正義曰謂魏亡西河之外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

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疆魏疆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

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

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

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

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

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

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

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

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

後自歲是當有天子之官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

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官

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

城中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索隱曰直如字

智則樗里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

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自家之說因張儀樗里

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

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

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秦使甘茂定蜀

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

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受二音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

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

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茲云昔白鰲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甘茂至王問

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

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嶺五谷昔曾參之處費曾人有

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

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

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

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

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

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

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

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

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

子公孫奭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音釋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

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

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

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

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

故甘茂云息壤在彼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

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

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穆系本云名則王母

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

救乃以兵圍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

是前圍雍氏當昭王之七年戰國策父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陽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

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

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

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

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

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

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

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

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

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

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

萬曆二十四年刊

雲才刊專

五

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

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

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

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烏曷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

陽闕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

子為壽謁之公仲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

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甘茂

黨韓魏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

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

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

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

黨於楚以事秦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

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

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人皆言楚

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

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

正義曰今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

於甘茂韓公之讐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讐今公言善韓以

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

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

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請今公徒收之甚難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

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

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

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已

反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解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

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向

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

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

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

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

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向壽公孫奭爭

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

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

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

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

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

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

唐曆二十四年刊

唐曆二十四年刊

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索隱曰鬼谷在關內雲陽是也

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

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

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

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

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

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

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

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曰復音福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

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歸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

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徐廣曰一作蠡○索

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軟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

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

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

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

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

滑於越徐廣曰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

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

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

伯莊云厲門楚嶺南之要路

高曆二十四年刊

零廿月

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主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曰：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

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

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臣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

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

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

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

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

師，今臣生十一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

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控疆

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

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
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
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
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
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
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
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
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
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
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

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

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

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齊音側奚反

與臣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

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二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二十

六縣正義曰上谷今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甘羅還報

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

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

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

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
子○正義曰甘茂為強齊楚所重

馬曆二十四年刊

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穰侯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

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芗氏曰芗八子也其先楚人姓芗氏正義曰芗亡爾反

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芗八子

及昭王即位芗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

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

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芗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地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

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冉最賢自

樓緩趙人也

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

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耳

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

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二人而記別也○正義曰液音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

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

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

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

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

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

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

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

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

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

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

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貴於

王室昭王二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

邛反下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

西南十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

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

戰於南梁○索隱曰二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

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

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

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

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

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為割八縣地

未異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

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

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

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

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

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

曰須實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

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

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

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

謂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

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

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

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在魏東秦攻梁兵被定陶必為魏伐

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魏人方疑

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遠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

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

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

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

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終安邑又為

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終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東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

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也衛

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

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

罷梁圍

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

明年魏背秦與齊

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為得魏三

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

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蔡陽

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

今趙伐齊而秦又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

索隱曰言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弊邑之王曰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

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

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

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

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

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

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

智而齊秦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

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剛字范睢傳作

奸字當作干

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
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
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
魏人范睢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
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
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
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
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
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

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稱首者穰侯之功也及
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
之臣乎

系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圖秦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二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

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

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正義曰今洛城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

斬首二十四

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正義曰言太尉涉

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徐廣曰音干闕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

明年白起為大良

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

城拔之

徐廣曰河東垣縣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

索隱曰地理志不載

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

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破。

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

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

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

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

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在絳州東北二十五里也。

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

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野王在大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

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

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

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

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

何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

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

名華陽解。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關西河別有蘭縣。

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州高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

合相近。恐輪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齮攻

萬曆二十四年刊。可也三十一卷三十一

萬曆二十四年刊。可也三十一卷三十一

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

徐廣曰在泫氏○索隱曰地志泫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

以按據上黨民

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

月齧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

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

索隱曰音加裨將名

六月陷趙軍取二

鄣四尉

索隱曰鄣陘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鄣此二城即二郡地

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

徐廣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士齧奪

敗其陣

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

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

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士齧奪

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

正義曰紀竟反

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

趙王既怒廉頗軍多死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

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

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

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

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

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亦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

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

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

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

以待救至秦王聞趙

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

長平

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正義同

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

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

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

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

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

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

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

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趙秦

分軍為二王齮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

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

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

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

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六

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

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

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臯有邢丘○正

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臯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

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

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故不如

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

萬曆二十四年刊

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曰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

也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

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

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

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

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採日至

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

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

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

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

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

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

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羅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

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

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

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索隱曰按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人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二十五

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

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

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憊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稱頭懸以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

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苴患諸侯之掇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械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

又何謂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

琴祖音濁竟反字亦作縱練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

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關

與正義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

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

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劔而還正義曰秦使

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荆兵敗還擊魏魏

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

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

行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

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

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

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

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蒙

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

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

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活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

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

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

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

感故使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

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

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

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

罷病悖亂正義曰詭言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

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

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

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

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

萬曆二十四年刊

百史王翦傳十三

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

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田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

然夫秦王怛音而不信人徐廣曰性一作杜今空秦國甲士而

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一作博又作執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

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聞王

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

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

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

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駮案漢書云甘延壽超距之技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

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

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

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荆

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

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

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

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

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中鄉縣城本秦鉅鹿郡也

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

也

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徐廣曰：劫，及也。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遞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王卒行	賁離繼出
三代無名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之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鄒魯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兗州縣

受業于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焉彼之門人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

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

國疆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由
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
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二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
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
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
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
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

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甫浪反○索隱曰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

考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
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
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
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
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
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
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
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
索隱曰裨音裨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之南印則序一曰

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

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

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即濫耳

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蓋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蓋耳王公大

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

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從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道

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

曰按字林云徹音足結反韋昭音敷蕪及張揖三蒼訓詁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

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

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止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

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

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

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義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

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

公語今云梁惠上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

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

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或曰伊尹負

鼎而勉湯以五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

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兩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真有牛鼎也言術之術
迂大倘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
之甚矣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

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曰稷山名謂齊之

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
處七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
奭十二篇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多之

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皆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則

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

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

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
也亦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

髡見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

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

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
所定有四十一篇

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

衢爾雅曰四通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

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年

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

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作過髡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

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龍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

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

字相近蓋即指器也轂即車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

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

王凜為劉氏祭酒是也而荀卿三為祭酒者謂卿出入前後齊人或

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

海郡今沂州承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

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

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猜

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

萬曆二十四年刊

公孫龍
又見平原君傳

劇子

李悝

尸子
長盧

吁子

墨翟

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

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

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

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

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

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

及劇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三十一

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三十一

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

理民未嘗不與依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

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

正義曰長盧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

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

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自如孟子

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翟宋之

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

墨子聞之至于對見公輸般之攻械盡

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誦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

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

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

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

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

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

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

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

之具也誦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

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子文子子夏之

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卡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游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

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其信王弟明也田嬰者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

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

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

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

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

龐涓案臆曰紀年自梁惠王二十八年改爲後元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

馬曆二十四年刊

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

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二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

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一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

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

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一年下邳遷十餘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

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

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

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二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

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初田嬰有

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

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生而舉之也與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

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

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

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

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

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承

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

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孫之子為昆昆孫

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

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

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

索隱曰短音堅堅短謂褐衣也豎豎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

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索隱曰遺音唯季人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

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

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

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

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

索隱曰舍業者捨并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啟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

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

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

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

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

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子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

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

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

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

人與土偶人相與語

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木

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

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官藏中取所獻

曰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

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

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

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止義曰關在峽州

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

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

坐者有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

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

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

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

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

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

遂滅一縣以上。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一作

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

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

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

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死葉以北，以彊韓

魏。正義曰：死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

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

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

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

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

惠秦，秦得無破而以身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

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

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

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

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

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謂國之租稅。三

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

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

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

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潛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公走魏子所與粟賢

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

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

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

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

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

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

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秦

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

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

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

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

取以臨三晉呂禮必併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

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

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

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

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

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居此孟嘗非也孟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一里平在齊襄王之時也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復作煖音哀反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索隱曰馮驩又作倫音哀反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

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舍音逐緣反

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二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削綬索隱曰削音音削音音綬音音謂把以削繩纏之故云削綬也彈其劍而謂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

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
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
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
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
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
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
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
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
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
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
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
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
窮者燬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
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
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
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
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
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
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
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

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薦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
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
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
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
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
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
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鞅
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鞅東入齊者無
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
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
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
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
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
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
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
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
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鞅東
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鞅西入秦者無
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
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

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疆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鷄鳴狗盜

魏子馮驩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孟嘗君傳卷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

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

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者槃散行汲

索隱曰上甃音壁散音先

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

甃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

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

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甃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

萬曆二十四年刊

平原君列傳十六

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
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
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
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
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
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三孟嘗魏有信
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
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
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
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
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
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
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二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
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
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
索隱曰鄭玄曰穎環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

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

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

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

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

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

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平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

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

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

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

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

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能惡焉。正義曰惡為鳥故反。合從者為

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

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

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

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與歃血而定從次者吾

漢曆二十四年刊

三

三

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

索隱曰王邵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

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乃今於毛先生而

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呂國之寶器○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

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亦甚患之邯鄲傳

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

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

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糲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

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

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侍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

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徐廣曰河內城皋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河內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温城移遷於此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

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

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土舉君而相趙者非

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南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

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空為親戚故也君受相

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少自以為親戚故也今

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

本是親戚受城而以感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保其兩權事成操右券

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

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

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

過趙索隱曰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

徒蔡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辯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辯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生皆稱善○索隱曰杼音墅杼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言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徐廣曰躡草屨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

隱曰躡音脚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

順台十五年刊

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

秦

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

軍戰不勝尉復死

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

右后反求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也

虞

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

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

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

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

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

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

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

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

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

郝

音釋徐廣曰一作赦

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

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

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

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

黃曆二十四年刊

曰疆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夫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

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徐廣曰樓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

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二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為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

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

秦易道也

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

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

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

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

孝成王乃虞卿謀過平原君

索隱曰過音戈

平原君曰願卿之論

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

光野反

王曰

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

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

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

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

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

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

虞卿卿奔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

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

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

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办心魏齊卒困於大

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虞卿躡躡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平原君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

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

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

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

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

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穎曰作高木檣檣上作桔槔桔槔頭燒燔以薪置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

其中謂之烽常賦之有

完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萬曆二十四年刊

言交晉刊第十七

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

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

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補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倪音五目不正視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

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謂

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

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嬴乃夷門

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又

萬曆二十四年刊

信陵君死傳一
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
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
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
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
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
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
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
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
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
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

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
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
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
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
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
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
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
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
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
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

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曰間音開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

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曰嘖嘖謂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嘖大笑嘖大呼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

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

呂忱曰：轡，盛弩矢。○索隱曰：轡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鹿而短也。呂忱名，字季林者。

爲公子先引。趙王再

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

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

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若降等

則就主人之階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

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

以鄙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鄙音毒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

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

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

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

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

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

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

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

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

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

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

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

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

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

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

毛公薛公兩人

索隱曰史失其名

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

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

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趨駕歸救魏魏王見公

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

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

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

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

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

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德也秦王

惠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

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

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

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

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

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

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

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

梁

索隱曰魏王名假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

萬曆二十四年刊

信陵君列傳十七

七

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
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
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
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